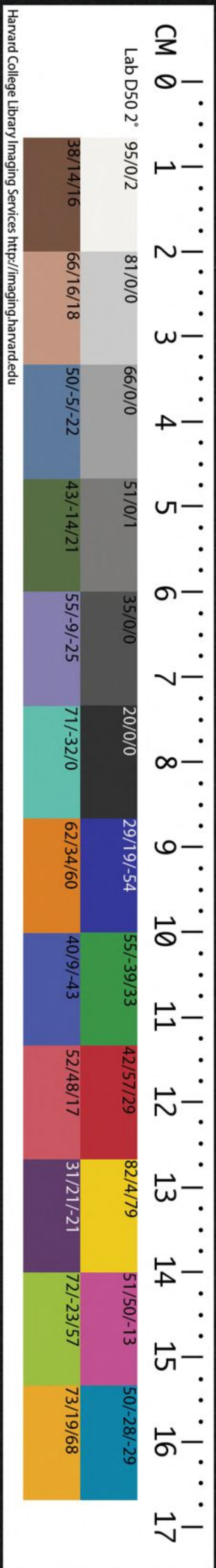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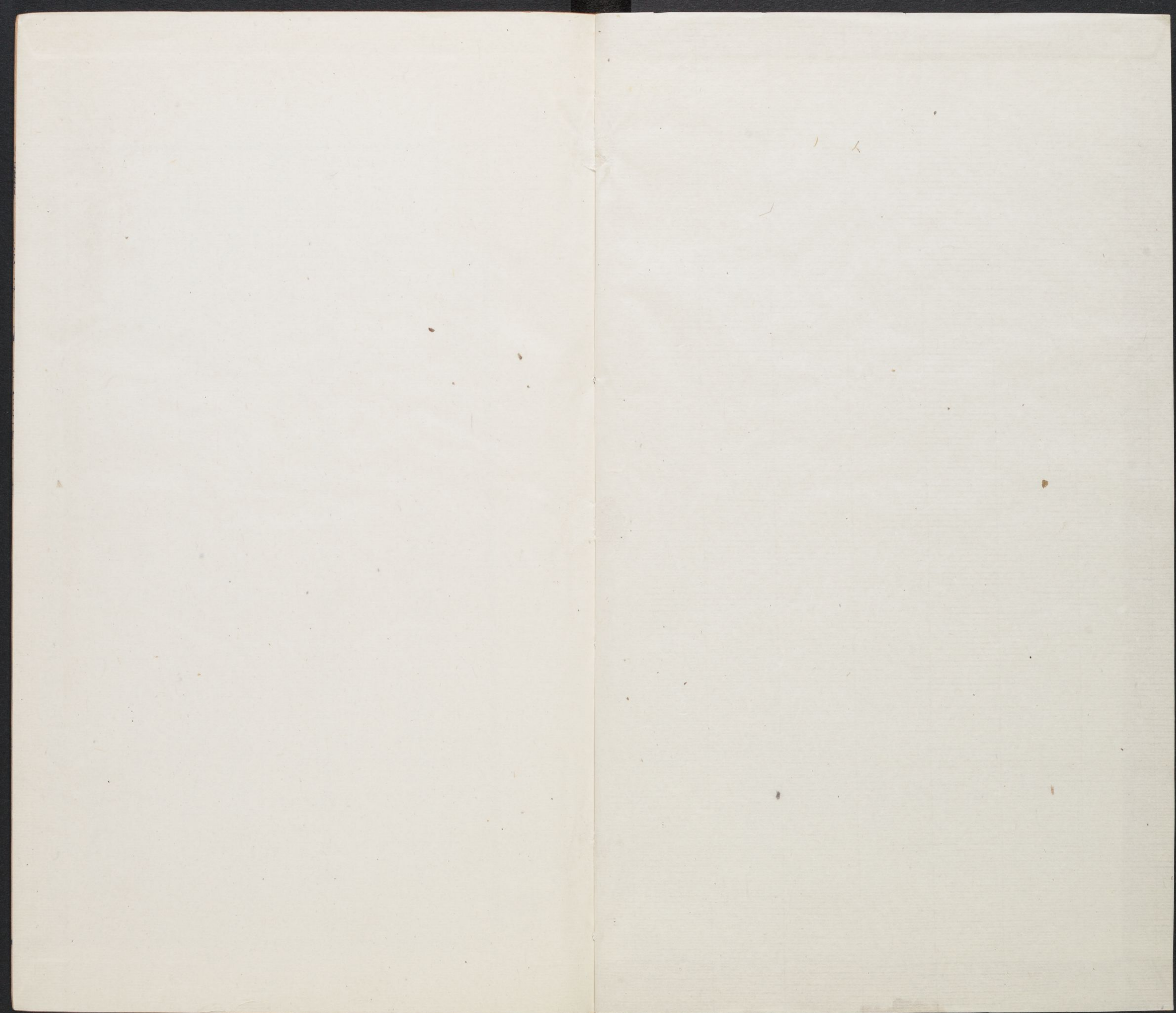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0)





重訂易經疑難卷之七

鳥釋復學永春雜錄

三三

井以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法至亦木猶井
其難函

巽木入乎坎水之平函出其水有井養之義曰

井先王之井養天下民法田妻意出井有是也故

世有變遷法无改易一毫不加損益於其間而遠

近之民莫不沾被其利澤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往來井井法至亦木猶井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二二二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徃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
羸其瓶凶

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養之義曰
井先王之井養天下良法由美意出亦若是也故
世有變遷法无改易一毫不加損益於其間而遠
近之民莫不沾被其利澤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徃來井井是守法之善道也所當敬勉以觀厥

成者也如已在遵守未見成功而或改易其舊則
未有不貽其害於斯世斯民者故復有汜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之戒

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之有常不可改易實就守法
之不改者言故緊接无喪无得二句无喪无得者
一仍先王之舊无損益於其間也遵先王之法毋
作聰明以損益德澤自被於天下故曰往來井井
井就所及者言有往來之義右論王者之德澤則
隨其所至无不周遍而沾足之謂也此是守法之
極善處然須敬勉以究其成儻已在遵守未底厥

績輒有變更於其中如汜至亦未繙井羸其瓶者
然則德澤終不及於天下徒爲紛擾之禍而已矣
故聖人明著其凶以示戒

守法者曰无喪已矣曷以云无得也得與喪原相
因凡有喪者必有得也先王之法本天理順人情
一毫不得而加損原无喪與得之可言猶井之爲
井取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者故於守法之无加
損者曰无喪无得

先王之法何法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總歸於愛育其民者也有井養之義故聖人借

井以立意備示以守先王之法之道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曷以名井也巽象木坎象水巽乎水而上水木之根芟深入下坎水之中而坎之膏潤上出於巽也井則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於不窮矣先王之法出之美意布之良法亦如是其井養而不窮也若是而其法可改易也乎哉曰改邑

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時以守法爲中而非剛不能立剛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則雖見遵守而未有成功正其所當兢守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爲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成法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蓋如此

井養而不窮承上井字說先王之法可井養於天下乃以剛中乃字有深意作聰明亂舊章者多矣非剛中大有執持能无改易於其間乎故用一乃

字曰井養而不窮便見先王之法不可改曰剛中
便見遵先王之法者當敬守以成功語意極貫串
聯絡

曷以不申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曰井養而不
窮則井井之意卽具于中矣曰乃以剛中則其中
所執持自无得喪之可言矣然後知聖人之言略
而未嘗漏也

剛中雖本二五來實主一人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觀井之象而

以勞民勸相體之民待君以爲養自處於逸不可
也則以身勞之而不恤其力之所可及然民之待
養无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則勸民使相爲養焉而
俾各足其所以生養之道是君子所以井養天下
而不窮者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不泉而
泥何以見食於人而來禽鳥之顧哉曰井泥不食
舊井无禽蓋深鄙其无德不足以當世用也德不
足用曰不食世不爲顧曰无禽

改邑不改井凡井皆舊也此曷以舊井棄之曰往來井井則其井常新非舊也不泉而泥斯爲舊井而已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以陰居下是井泥而不可食者曷以取用於明時哉井初之時舍蓋異乎乾二之時舍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可食於人者乃上无正應而下比於初則其澤下流而无補於世故聖人兩擬其象以著辭

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

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矣二澤不上行故取象於井谷射鮒焉射注及也敝漏者敝壞而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非不足於泉者而僅及於下何也上无正應之與也有與則其澤可究於上行矣

雖然若二之剛中未有不爲世用者辭曷云井谷射鮒甕敝漏而已也象曷云无與而已也細思之

當必有故意者井之六爻以井身取象而云云耶
初在下泥也泥則不食于人故象申其爲時舍也
二在初上雖有泉矣而未爲清潔僅可以及鮒而
已故象申其爲无與也言无有與其潔而食之者
也三則清泉潔如矣然未及甃治而見汲故象申
其行惻而求王明也四則甃治之已成井矣故象
申其爲修井也五則寒泉見食于世故象申其爲
中正也上則井收勿幕而澤及于天下者无窮故
象申其爲大成也事有次第而言有淺深似皆以
井身取象而云然者不然如二之剛中卽與五雖

非正應未有不相求以養天下者周公何獨繫以
井谷射鮒之辭孔子何僅以无與申其義而已耶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涵養已豫而不見用於
世爲可嗟悼故周公就旁人視三說若曰此井之
渫可食也而不食于世爲我心惻也然不食者其
遇也可用汲以食于世者其德也有王之明者出
其才德必食於世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此通從旁
致悼而復深爲致望之辭

不曰明王曰王明者唯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

之也施在君受在民曰並受其福者受九三井養之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才德不用於世若井渫而不食行道之人能无爲惻乎然此特世无明王耳我爲求得一王明焉則必知其才德之可用而上下實受其福矣

曰行惻見爲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爲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蓋如此六四井甃无咎

四居上體巽木出坎水其德其時已可以及物矣

而唯其陰柔故周公教其益自砥礪務修治以善其身如井甃之體立斯可沛德澤於天下爲无咎耳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泉清潔雖可用汲然不加甃砌亦不成井四之井甃正修成其井使往來者皆井其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其所濟畜者已極其淵深而其所施及者已極其周浹如井之冽而寒泉見食於天下也

井清冽其泉必甘寒而可食德精潔其澤必溥博而弘施統重在德上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以寒泉稱且見食于天下何也井時以利養爲中善食爲正五爻是中正之德故甘澤大沛之若斯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上當坎口不揜之處凡民皆取給於斯未嘗有所靳惜也不猶井收而勿幕者乎然施之不匱在出之有源要唯能存養民之實心則

德澤之施可與帝王配天地參耳故又曰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正所謂往來井井者然其本全在有孚上故又推言之而與其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君養天下要以澤被生靈治參天地爲成功元吉而在上其所施及者无窮矣其所建立者不朽矣是爲養道之大成也澤猶有限而功僅小補者奚足以語此

華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以變故爲義爲卦離兌合體有兩相息而不相得者曰革革故非常黎民懼焉而豈易孚哉唯革之巳日事爻論定始信其爲當革耳然其關於天下國家匪細也必易窮則變變則通而可大亨於天下且通于天人之故順乎行止之宜而必利于貞然後輕舉妄動之悔爲可亡耳聖人重改作唯恐一失其當而貽禍之甚大故辭極其丁寧若此巳日乃孚乃字有深味

前事之革必可通行於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此
利于其正其悔乃亡聖人之不輕與其革也蓋如此

家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義何取也卦象以水火言則兩相滅息而不相容也以二女言則各有所歸而志不相得也是革之由名者革則通變以宜民宜其人之卽信矣曰巳日乃孚者何仍舊已久一旦更新有未卽孚

人之志者必革之既定而後人始信之曰此其變
之不容已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哉卦德文明
以說照察事理之極而又和順人情之宜其所擬
議必可通行於天下而又一歸於天命人心之正
斯革爲至當而躁妄之悔爲可亡耳一不當而所
係豈其微哉陰陽變化天地革矣而寒暑相推於
不已四時成焉商周代興湯武革夏商之命矣而
順天應人未嘗矯拂於其際焉斯天道之所由易
世故之所由改而成其所謂三才焉耳其時豈不
至大矣哉今之革固將法天地帝王之變化以新

斯民者非大亨利貞難乎免輕動之悔矣此聖人
所爲深致其丁寧也

革而信之一而字正發明已日乃孚一乃字

革最難當革承天心革從民望革稱時物之謂當
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未易至此也故緊接其悔
乃亡重看一乃字

程傳云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
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
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此一段極說得明
透

天地革一節非極言而贊其大蓋究極天人以發明上意耳天地到極寒處變而爲暑極暑處變而爲寒事到極敝處變而爲新與天地之革同也湯武在桀紂之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可一日已湯武不得已順天應人之心起而革夏商之命事到極惡大敝處不得已變而通之以與天下相更始與湯武之革同也明此爲文明順此爲和說是爲大亨是爲以正是爲革而當而悔亡故夫子特著此一段以發上文之意非極言而贊其大也

命天命也天命有德而世相承焉无革也其人否

德而復屬之一人焉起而改革其命曰革命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則水必滅火而火受其變矣爲革之象君子觀革之象知革之大莫大于四時而治曆以明之曆曆書也日月星辰之遷易有弦晦有朔望有分至啓閉吾一一理會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來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來星昴以正仲冬昭然具載於曆書使作事者一覽其書而自見庶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各以其候而民不至於失時也君子體革之象以教天下萬世之

變革者蓋如此

虞書首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定四時成歲夫子告顏子爲邦亦首示以行夏之時時若斯之重也凡民之生用天之時以興地之利不明其時則民莫知所興作是无生也无生则无民无以成三才之道此書以敬授人時爲首務而孔子亟以語顏子也明敬授人時之義通治曆明時之旨則知君子體革之要務矣

治曆者一一理會分曉載之於曆書也有曆書使有四時在故曰治曆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革之事極大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初雖當革之時而居初无應時猶有待事不我任此以不輕革爲中不躁革爲順者固守此中順若鞏用黃牛之革則初之善道也故聖人直著其辭不言其吉凶

此革字似與卦名不同然獸革之文以時而變革所由名實取諸此則未嘗不同也觀下文虎變豹變自見得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重言易經卷之七
革則革矣曷以固執其守居初而時猶可待无應
而任不在我不可以有爲也不可以有爲而不爲
是爲中順之守

六二三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
以革矣乃其革不遽革明以審其幾順以持其理
擬議終日乃始革之是革之善道也是復可遲疑
也乎哉速往以革之可以去故而得通變之宜可
以取新而无輕舉之失征吉而无咎也

文明以說革之善道六二柔順文明兩得之矣故
其革也巳日乃革而略不輕躁焉不輕躁以爲革
者可以任革之大事故周公亟與以征吉无咎
征者速往之謂因巳日乃革巳極其審慎故教以
速往耳

巳日乃孚者革之巳日而始孚也巳日乃革者議
之巳日而後革也總一樣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孰不議革革而不當難乎其有嘉也巳日乃革而
擬議之極審斯其行也通變以宜民乎是爲有嘉
而宜征耳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以慎重爲貴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不加詳慎擬度而一以躁急爲之其征也必貽天下之禍而凶矣雖使得正亦危厲之道也然此非時之罪也革之躁也誠反其躁動而詳審焉議革之言至于再三而成就乃有孚而可爲革耳革之不可躁也蓋如此

禮馬鞶纓以就計刺繡一匝還復刺爲一就曰三就禮成于三也

三就不止三番必求其當而後已也必求其當而

後已是有孚

嘗讀二三爻辭一曰征吉无咎一曰征凶貞厲同一征也曷以有吉凶之殊曰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訓也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以失之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慎焉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點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爲萬世訓也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正是此意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可疑者謂未審也革言三就則亦已審矣而又何之焉蓋深信有孚之可革也

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知反是之无可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言

說革就有个悔了唯四當水火改革之時有剛柔不偏之用則其命可革而悔亡焉然革之既當要在處之以至誠必其所存實實通變以宜民而非為一己之私斯命令之改革上安而下從乃可以

得吉耳

命命令也武王反商舊政正合此爻司馬君實改安石之新法庶幾近之然猶不免紹聖之紛紛則於有孚二字或猶講之未精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非信人之志信己之志也己之忠誠懇惻實欲造福于生民世必有知而信之者故曰改命之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而禮樂

制度煥然一新於天下是大人若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者然非其好革也天下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實存此心以通天下之變以宜天下之民未占而有孚斯其革若虎之變一新於天下耳占辭總作一氣說

有孚與乃孚不同乃孚孚於民也有孚孚於已也革必孚誠而後可故三曰革言三就有孚四曰有孚改命吉五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皆謂所存之有孚始可以議革也觀夫子信志二字自分曉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御世制作一新其文明赫耀彪炳於天壤間誠希世而一覲者也故周公取象於虎變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當革之終凡為君子者改心易慮與化而俱新如豹之變焉小人雖不能革心亦畏威遠罪以革其面焉革道至此亦可謂成矣若是而復有進是為已甚而取凶唯居貞而不復進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得吉耳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

舜繼堯為治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猶然革面况其他乎此聖人征凶居貞之戒所以垂訓于萬世

也此卦征字凡三見一吉而二凶知征之義可與言革矣

居貞二字聯讀居貞正與征相反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之豹變非飾潤於其外也中實改革而充養之既粹斯情深文明而蔚茂之可觀耳小人革面則雖其中未必改而順以從上之教令是亦革道之有成矣若欲令革面皆革心卽古帝王之治不能也故聖人曰征凶居貞吉深致戒焉初時未可革也曰鞏用黃牛之革二三可用革矣

曰巳日乃革曰革言三就蓋若斯之審慎也四有孚改命五虎變有孚世變其更新乎而至于上猶然以居貞爲戒革道其可輕議哉非常之變聖人懼焉當事者慎毋忽諸

三三離

巽下
元吉亨

巽下離上昭乎具鼎之體用曰鼎鼎重器也主鼎重任也而就鼎之才以御鼎則其所爲有可以仰格皇穹俯輯黎庶而凝享大命於无疆之休者故繫其辭曰元吉亨

程子見彖傳止云元亨謂吉為美文則可謂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愚不敢信為然也本義亦謂吉為衍文愚謂聖經既有吉字即照聖經解亦无不可通者

御鼎有大善之吉而无不通曰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曷以名就卦體言足分峙於下實充於中耳分植於上而又有鉉以橫亘焉宛然一鼎之象也就

卦象言以木巽火而烹飪之用行焉昭然一鼎之用也此豈直民生日用之常器哉聖人亨以享上帝藉斯鼎以告虔矣而大亨以養聖賢亦藉斯鼎以伸敬矣是鼎固郊廟之重器也御斯鼎者厥任亦甚艱哉而曷以元亨與之卦象巽而耳目聰明首出庶物鼎之德有足嘉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曆數在躬鼎之位有足尚矣卦體得中而應乎剛一德咸有鼎之助有足賴矣是以重器雖不易守而以德居位任人致理有可以仰承上帝祇事聖賢而貽宗社生靈於无疆之福者此元亨之辭之所

為繫也

以木巽火巽字極妙火之性最宜於木木火為用有相入而不相悖者

巽是心思深入於義理耳目聰明則其所昭察克稱心思之用此是絕世之姿然須出之以柔故緊接柔進而上行句柔居尊位不可无剛中之助故緊接得中而應乎剛句有如此之主宰又有如此之調燮則其致治有昭格於上下媲美於皇王而求保鼎命於勿替者故申以元亨之辭讀聖賢書知逐句之條分又知其命意之一串可以言易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火為用有鼎烹之象君子曰鼎天所命也命位所承也位一不正命曷由凝凡所存發係吾之位分者一以至正行之而主宰自我於以凝承帝天之休命是則君子之所以居其鼎者

正位凝命云者非謂一念一事之正即可凝天之命也天命至重統在吾身位分上凡所存主所經綸動與帝天之命相對越咸歸至正而罔缺則我之所為與天一大之所命與我一合而不離聚而有常不期其凝而自凝是之謂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六爻本義各解極明但自愚見鼎象昭然於六爻而正位凝命在承鼎之大君六五之黃耳金鉉是也故周公於初之顛趾教之以從貴於二之有實教以慎所之於三之耳革罪以失其義於四之覆餗責其信如何於上之玉鉉喜其剛柔接蓋皆嚮五以爲言有昭然其脗合者敢陳臆見於諸爻下敬質於高明

鼎初象爲趾爲鼎耳而設也上應九四顛矣顛卽爲否非宜矣而周公亟以利出否開之蓋出否有

可以爲泰者得妾以其子是也踈逃之臣唯得相可以左右其君勝御之人唯得妾可以左右其子子內子也內主也得妾左右其主得相左右其君則雖顛而可无咎耳程傳云得妾謂得其人也子主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於得字以其字皆極明透可從

曷取象於妾與子子內主也六五柔君象之然四剛也曷云妾妾從內子君稱子則四稱妾矣臣道也妻道也義固有取焉耳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顛趾似悖矣然以下承上未悖也利在出否耳
出否者何以從貴也五柔進而上行貴孰加焉得
妾以其子是從貴之道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仇同類也二三皆陽剛我仇也初陰柔非我仇也
二以剛居中抱負才德之大足以尊主而庇民是
鼎之有實者乃三與我仇而其行塞也不无我疾
焉我但自慎守使不我卽則其實自光于朝廷達
于天下矣吉

我仇有疾是外感之疾我唯急自保護令此疾自

不我卽是有抱負之所當知者

不我能卽煞是何等植立士君子湏自討分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才德者宜自爲才德重一不自重而失身仇乎
我也何尤故夫子於鼎有實者教其自重而慎所
之能慎則我仇雖有疾不能我卽矣終亦何可尤
哉聖人之愛人以德也蓋如此

慎所之三字是士君子一生大氣節時當三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有剛陽之美實宜從六五以大膏澤之施乃其

越五應上不得君以行其道則雖有膏澤不見食於天下是可惜也然三陽五陰君臣之正義自在舍上從五而反其常則中无怨尤膏澤其可以大沛耳故周公著其辭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鼎有美實全賴耳以舉移臣有美德全賴君以舉用三之不是處在越五應上而其尚可以相合處在以陽從陰故周公初曰革曰行塞曰不食以示其戒既曰兩曰虧悔曰終吉以啓其趨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有耳臣有君以臣從君所以行其義也二越五應上失從君之大義不猶鼎耳之革乎亟反而行義是爲得之耳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此只照本爻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觀象傳信如何也自見得

君以鼎養天下付大臣故於不勝任曰覆公之餗程傳解形渥爲赧汗極是詩曰顏之厚矣卽形渥之謂也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七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凡大臣任君之重則必與君相期約曰臣將若何以報効也至於任不克勝而一敗塗地則於前言之信竟如何哉不待刑誅當亦自愧死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德業之輝煌照映今古誠有若鼎耳之黃者且上得賢相矢謨効力贊襄於密勿之上若金鉉之貫耳者然君臣之相得可謂極盛矣要在永肩一心任賢勿貳常守此貞焉乃所爲利耳

二在中爲鼎實五主鼎藉是以有光故曰鼎黃耳若金鉉則明指上九蓋鼎有實有鉉未聞二之中實又可以爲鉉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世解中以爲實句曰中以爲實德也嗟乎中實德也奚待鼎而後明哉審爾卽云中實云實中亦无不可者奚必曰中以爲實哉聖人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義曰中曰實又加以爲二字分明指二之鼎有實說蓋九二中以爲實美實充積于其中光輝自發溢於其外君得良臣而君道顯鼎有美實而

鼎耳光其理有固然者此黃耳之所由取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大臣佐君以舉鼎實猶鼎之鉉也而上以陽居陰
剛而能溫比德於玉則其所贊襄所舉措誠極相
道之粹而可施及於天下者故曰大吉无不利
五既以金鉉視上矣上復以玉鉉言何也君取其
剛以勝任臣比德於玉乃所以上承也又乾廣象
曰爲玉爲金金玉君子固凝鼎命者所需以調燮
者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大臣之位象鼎之鉉宜也曷以玉稱大臣有任
剛者矣剛過則猛有任柔者矣柔過則褻未有剛
柔節而不過若鼎之上九者此玉鉉之所由取與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上下皆震有震動之義震則自有亨道何者震之
來甚可懼也君子平時常若震來而周環顧慮虩
虩然其不寧則兢業之餘自生順適舉止言笑各
中其則而啞啞如矣卽以禍患之臨足爲驚惶怖
駭之甚者而以此鎮定凝一之度靜以待之有不

失吾所主之重若震驚百里而不喪七鬯然者是
震之所以得亨也

震亨虛講下文正其所謂亨也震來不是當震來
說他平時常若震之來若此其恐懼耳如是而其
心常兢惕則其威儀言動之間自各中適而可以
禦其變卽大變故之臨驚天動地而來吾心自有
主張應之自有法則鼎命常凝而大物不失是所
謂震之亨道也

笑言啞啞云者非言語嘻笑之謂說他平日常恐
懼則其中敬惕而其外自和適之中節耳

七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長子主鼎器故取象焉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震則當自得亨曰震來虩虩者知福之難致而恐
懼以致之中常惕而弗寧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懼
之後自處有法則外常適而弗亂也震驚百里驚
遠而懼邇也禍患之來駭怖人心何異於斯而鎮
定凝和得之於恐懼之後則其出而御乾自可以
上承宗廟社稷之重未爲天地祖宗之祭主矣所

謂震之亨者蓋如此

恐致福不是恐便致福恐以致其福也專重一恐字後有則後字極妙曰後有則正見其先常恐而不敢忽也則法則也有節而不過意曰後有則便見他德性之鎮定氣度之端凝卽有驚遠懼邇之變卒然臨於其前應之自有餘暇不失其所主之重矣所以許其可爲宗廟社稷主曰出可以守者震爲長子出震繼乾其分內事也曰爲祭主者申前不喪七鬯意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天之怒氣爲雷雷洊至天之怒甚矣君子其曷以承之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恐怖而戒懼其心也而尤修飭於事爲循省其過咎實實求所以事乎天者以應其所以震動之意是則君子之所以善體震者

恐懼是敬天之實心修省是敬天之實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不徒爲減膳徹樂之舉而必以恐懼修省應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悉仍卦辭而特於笑

言啞啞上加一後字下承一吉字見其先常若震來而虢虢後自處之有則而笑言啞啞可无畏乎卒然之變可常保其所主之重而得言也此一爻可當一震卦

象曰震來虢虢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同彖辭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當震之來奮迅而莫禦勢益岌岌乎其甚危矣即欲保其所有亦不可得矣是唯高蹈遠舉可以少避其鋒耳然而勢猛事逆者理不可久蓋不必

力追其往而時之既易有可以旋復其舊者故其辭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震來是震之已來者厲言其勢之可危也億數之極也多也大也貝寶也億喪貝者大喪其所有之寶也九陵如九天九地之說極遠而且高者躋者登攀而遠避之也逐追求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之期言事之終時之易向所喪失者自然可得勿用追逐而求之也勿戒辭得字正與喪字對

七鬯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

寶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二字要體得好初九成卦之主何嘗以剛陵人此所云乘剛者蓋借此剛之震奮自下而起二首乘之以見其震來之難支禦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

吾人精神不可一息懈况當震之時乎六三以陰居陽而不正當震之來神氣蘇蘇而自失其若此震何要惟震動其行力去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庶幾可无過咎耳此全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

字是震驚下震字是震動震行者震動其行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此人當震未有不自奮發者三曷以蘇蘇由所處之位不當也不正之行其足以禦變乎故一當其事不覺緩散而自失耳

九四震遂泥

四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當震而不能自奮遂入於泥溺而不反是大失其震道者也故周公特貶之

據上體之震言本亦是震之主一居於四陷於重

險便是个泥溺无用的物事所以有震動之才者
全要處得中正自神其奮發之用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能自奮尚恐其不免也四失剛而遂泥勇拔振
奮安在哉夫子曰未光也蓋深病其陷溺莫克自
見於當世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君位也當震之時而以六居之无可以震奮之
才往來皆危者也然幸其得中則隨宜應變有可
大无喪而能有事者故周公復勉而進之

震往來厲猶來之坎坎之意所謂驚遠而懼邇者
也五无剛陽濟變之才如何可濟得然幸其得中
有隨時應變之道可終能有事不喪其七鬯者
有事者何震之時震之事恐懼修省是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處震以剛陽勝五往來皆厲病于才之不足故危
與行會也斯時也可无汲汲于所事乎其事在中
能恐懼而修省則大无喪矣震之貴有事也蓋如
此

危行者危與行會也此時非有事喪無日矣

其事者處震之事也震時以震動爲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爲而大无喪矣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爻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陽剛居震則持守有定而必无駭顧之狀以陰柔處震極則中无定持志氣不勝其殫索矣外无定見瞻視不勝其徊徨矣以此征行不亦凶乎唯圖

於未至懼之於未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則中常警惕而外不驚惶爲无咎耳然猶不免于婚媾之有言震之難處蓋若此而可以索索矍矍者當之哉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之極以先事而懼爲中上六之震索索以此中之未得也雖凶而猶可无咎者謂其畏隣之戒耳鄰人之戒鄰人以爲畏而我先致畏焉得先事而懼之中矣此咎之所由免也上下語相照應總歸

一中字

震不難看難於辯震字之義通卦爻凡二十一震字而義各不同游雷震之震以雷言實示天變之可駭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形世變之可畏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在卦辭震來及爻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者言而示人之知警震行无眚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當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之事承天之變也識得此諸震字明白震不難看矣

三三 艮下
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卦其止義曰艮夫人各有當止而一動于欲則紛擾之害不可勝言故艮之道在止其所當止也止其所當止則內境常寂而常定而有我之私无一足以係乎其中外感常應而常不擾而物交之累无一足以入乎其內是聖賢安止之學吾人所當有事者止必至是而後爲當也文王緝熙敬止故設卦觀象一見艮卽著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辭以發已之心蘊其道理極細吾人之動於欲者爲身累也知有身則物交物引

之而已一舉動之間无非是人矣此雖欲持其身
有必不可得者故聖人首着良其背一語隨接不
獲其身一句方接行其庭不見其人句蓋言良之
道必先知止知止則忘我忘我則忘物日與物接
而非所謂與物爲構也日以心應天下而非所謂
與心闢也是大學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周
子之所謂主靜立人極者是程子之所謂靜亦定
動亦定者書之欽厥止安汝止詩之於緝熙敬止
亦不過是此纔是吾人定性之學止必至此然後
爲无咎耳

良其背不是一於止止於所當止耳止於所當止
則雖日以其身爲應酬而若无其身日與其人相
交接而若无其人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

无咎者止必至是而後爲可也是深責成之辭
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良之義止也无欲以亂其心常止之謂也然非一
于止而不行也行止各有其時時當止則寂然不

動與時止焉靜固止也時當行則感而遂通與時
行焉動亦止也一動一靜趨時而不失斯心有常
止乎斯纖塵不蔽於中不翳於外而其道光明乎
辭曰艮其止者止其所之謂也凡物有所止止于
其所一毫無出入焉則心有常止矣卦體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正已而不求於人各正而無加於我
是止其所而忘其所謂我乎忘其所謂人乎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無咎也學者識行
止之時而又通止所之義其於止也深乎
惟背爲止故不曰艮背直言艮其止

此行止動靜敵應相與字義雖粗却通言心學要
細理會

艮只是一个止然止非枯槁寂滅之謂也常行常
止常動常靜而常無擾於其中者

時止二句要着二則字則止則行更無泥滯正是
其心之常止處

於行止上見動靜不於動靜上見行止

行不能止非止也止不能行非止也行止不以其
時亦非止也動靜不失其時斯之謂止

楊慈湖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

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
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此語極說
得透懇

其道道字卽止之道究竟卽心體也心體上着些
子不得纔着些子便不光明心有常止而動靜不
違則中无一物之蔽外无纖塵之翳本體瑩潔常
光常明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止其所所字極當所方所也定所也今人纔論事
便說此所當爲者此所不當爲者所當爲者卽是
所能知所當爲則可止之終身矣故以止其所明

艮其止之義書曰所其無逸又曰王敬作所正是
此所字

曰止其所便有行止動靜在矣行止動靜唯其時
這纔是止其所

上下本相應乃陰陽各以其敵兩不相與有各止
之意故彖傳借此影子以申止所之義

止其所者止其理之當爲也止其理之當爲且
知有我而况於人乎曰敵應不相與則見理而忘
我不求於人見理而忘人无加於我是止其所而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說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兩山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曰人各有位亦猶是也思出其位可乎是故思之所及唯就其位之所居凡位以外非吾分之所安及非理之所當爲者未嘗一致思焉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君子之所爲止者

位兼地位時位說重味一思字凡人越分悖理止非其所者皆起於思之不慎一慎思而非妄之念息矣行止動靜各以其時矣此心學之最關鍵處故夫子於象傳特揭之

易重時與位彖言動靜不失其時時一止也是爲時中象言思不出其位位一止也是爲素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人之止不難順應於外而難先定其內初六以陰柔居艮初陰柔非好動之性居初鮮物感之交故外感未至而內欲不萌若人之艮其趾而未進者然則无妄動之咎矣然以其陰柔或不能常持此志故又以利永貞爲戒使此志常持而勿變也人之行進必以趾艮趾則不行矣初象於艮趾者定志於內而无求感之心也永貞二字聯讀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體初无求感之心則此心之正常定而不失矣故于艮其趾特發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爻辭皆主心學言心學最難純六二中正蓋亦知事心者然以其陰柔也不知事心之要外感之來一於強制而不動若艮其腓者然能保其不隨乎隨者坐馳之謂也坐馳而不能拯艮腓之謂何此其心之所以不快也夫子象傳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言隨物以去未退以聽此心之制也語

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此退聽之說也

艮貴艮其止腓欲行先自躁動如何止得此之謂強制之學

孟子之不動心全是以理爲主故无不得於心告子一味強制便有不得於心處此以知止所之學必以理義爲主无迎无隨无制无拯而此心常无不快也合孟子不動心章及程子定性書看方識此爻之義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義見爻下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薰心

艮貴能止獨不曰通變之爲止乎九三處上下之際而過剛不中則其所爲艮者偏固一隅之守非通於上下之說也時有行止而冥然不知理有屈伸而悍然不顧動與世睽行與物絕其危甚矣能免焚灼於其中乎故其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薰

心

此身唯上下之限不可止此理唯屈伸之際不可止不可止而止則上下不相聯屬屈伸不能變通是絕物也故聖人深致病之之辭

象曰艮其限危薰薰心也

時止時行此心之所以常亨也艮其限而无復屈伸之用可謂之知止乎危厲薰薰心其理固必然无疑矣

六二之艮腓知止而強制者也終於隨物而不快九三之艮限不知止而固執者也終於戾物而薰心其爲心病則一也上下爻俱但言艮此二爻並出心字聖人論心學蓋至精且晰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止之道不外其身得之離身以爲止者非止也六

四以陰居陰為得止道凡身之所當止者皆能止之而不失則於理為无虧而於行為无過矣故其辭曰艮其身无咎

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此曷云艮其身艮其背者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知有其身艮其身者止其身而不妄動也是為止其所其為義一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訓字之釋周公曰艮其身本為止其身之當止耳夫子恐後世不明此義謂身為酬酢萬變之主如何亦可以艮得故訓字而釋之艮止也其諸也

身躬也天下萬事萬理皆萃於其躬所謂艮其身者正謂此理之當為與分之當盡者皆止諸其躬也知躬之所止則知止之道原不出乎其身而時行時止以止其所是在其身之自止而已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人最難止者言也六五内思靜專發禁躁妄能艮其輔而所言者從容次第而有序是得止於其内而非躁且誕者比也悔亡

艮到艮其輔處然後可驗其主靜故周公特著之

辭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特以不妄發爲中正五有中正之德則必慎重
樞機而言无躁妄矣此所謂吉人之辭寡也

本義謂正爲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中可以兼正韻
則不必叶也

上九敦艮吉

人之求止者多矣未有能敦者上以陽剛居止極
知止之所止永肩一心持久以敦之是止道之至
善者聖賢之能事也故周公特與之以吉

艮於初先戒其求故於上能敦其止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非難終爲難陽剛居止極勿替於始益加厚焉
此爲敦艮而得吉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而加厚是聖賢安汝
止之學

細求艮義時行時止要歸於止其所也然所謂止
非外感以爲寂也非強制以爲靜也非堅執以爲
固也謂心不妄動而持之有終耳故於初之艮趾
則與其无咎二之艮腓則病其不快三之艮限則
病其薰心四之艮身五之艮輔上之敦艮則與其

无咎悔亡而得吉蓋謂不妄動而持之有終也是
止至善之學也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具止巽之義其進有漸而不驟曰漸漸者進以
禮者也進以禮莫如女歸士人之進如女子之歸
則自重其身而其道可行於天下故吉然必利於
貞不可枉道以失其身也女歸卽是貞復云云者
丁寧其必漸而後可也

止而巽是漸女子之歸必待六禮而行止巽之義

也利貞云者要其不欠此義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宜如何六禮至貞女行女歸之吉也丈
夫之進也獨可異是乎哉卦體進皆得位之正卽
其進而得位也往則可以建功業於天下矣卽其
進之以正也正已可以正天下而功所必建矣且
以其位言則剛而得中也漸時以漸進爲中主天
下者卓有定操而事協乎時中之則所以正邦者
不賴有斯位耶又以德言止於理而不躁巽於理

而不拂隨所動也可利用而不窮所以正邦者不
賴有斯德耶此漸之所以必利於貞也
漸之進也文法猶云震之來也艮之止也之字不
必改漸字

再讀本義進得位四句曰以卦變釋利貞之意其
位一句曰以卦體言謂九五也止而巽二句曰以
卦德言漸進之義聖人之言若是其破析不聯屬
乎非也進得位四句分明釋利貞无疑而隨着其
位剛得中也句見君位却又得中廟堂之主宰有
所以立其本者又隨接止而巽動不窮也句見其

德恰又合宜廟堂之裁制又有所以善其動者此
皆進以正可以正邦事故緊承言之以見漸之進
也如女歸之吉不可不利此貞也如各析爲義不
相聯屬則失夫子當日立言之旨矣
止而巽動不窮者止於理而不苟巽於理而不拂
乃爲動不窮耳非不苟進不急進之說

象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

山上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
居賢德善俗焉蓋人之進於賢德必居習而後能
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而其化移乎風俗亦必薰

德而善良非可取効於旦夕也曰居則无欲速之心曰善則无督責之意是君子之善爲漸者乎居則居此德以終身善則移其不善以歸於善皆非可以歲月冀者細味此二字有无限妙處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以漸進爲義初在進始无應於上其進未得所安若鴻之漸于干者然此新進小子兢兢自惕厲而不敢有一毫之援羨者雖不免當世之譏評要自於已爲无過咎矣曰有言无咎

小子厲非以不進爲危危其无可爲進者卽此便

无歆羨便无畔援進而得止之義矣故以有言无咎與之有言者世人之譏諷諷其无能爲進耳

鴻行漸知時且失偶終不他配故士君子之進取象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進之士不患其不進患其无厲心耳小子以无可進爲厲則其志有真修其心无外援以義論之固自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居止體柔順中正而上應進得所安致身於廟

堂之上退食於自公之餘若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者然所謂進得位往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者故亟與其吉

凡人臣得君行道要在於安其位不得所安如何可自展舒得二有德以居其位而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固其志之所自適也然大本却在進以正故得所安耳

二句一申說下爲妙分位與祿便殺風景不得此爻之義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夫子恐人錯認衎衎之辭唯以自適其適也故申之象曰二之飲食衎衎豈其漫爲奉而已哉進效於剛中之主力贊其正邦之化蓋以德享其祿而非素飽者人臣尚先事而後食焉若二之衎衎焉可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以止巽爲義凡漸進者皆宜兼明此義也三過剛不中而艮于上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然若然則雖有所往必不能反也如夫征之不復矣雖有所抱必

不能展也如婦孕之不育矣凶如何哉唯用此道以禦寇乃爲利耳禦寇之道豈所施于漸進之日乎甚哉剛止之无所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唯巽可以利其行謂合乎人羣也剛止而離羣醜征可復乎唯巽可以舒其抱謂得乎人道也剛止而失其道孕可育乎禦寇以剛斯爲順道能相保耳漸進欲利其行舒其抱而可以此道行之乎此凶之所不免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進貴以漸而得所安四乘九三之剛不得所安矣幸其謙和卑抑不拂剛暴之心而可少藉以棲息是人與已兩无失之善道也故其辭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或字極妙四已不得所安矣或得以少安者賴有此善處之道耳此只宜虛講爲是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順理也巽巽入也唯順理可以巽入人心卽剛暴之徒亦俯首而聽命四順以巽此於不得所安

之中猶可以少得其安也

天下唯順爲不拂唯巽爲相宜故爻象中每用順巽二字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當漸時而居尊如鴻之漸於陵者然位則高矣然而賢人之輔不可少也六二正應在下隔於三四而不得合若婦三歲不孕者然豈夫道之宜乎然正應久當自通不正之隔終莫能勝有功正邦其可次第舉也故與之以吉

居處極高所以難與二合然二五以中正爲應未

有久不相得者故其辭云云

男女交則成孕婦三歲不成孕者不合之象也

君道也夫道也故五目二爲婦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任賢圖治君之願也莫勝而得所願則上下志同而治可成矣故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位以漸而高上九以陽剛居漸之極是賢達之士超脫塵泥而自致於雲霄之上者也危標特節爲世表儀非世之泯泯而无聞者矣故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吉

此陸字宜改作達字

羽鴻之所為進也以其進有漸而高出於人寰故以其羽為儀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為儀曷以云吉鴻高飛以勁羽士高標以勁節節特立於世而不可亂居德善俗莫與之京矣此其羽可用為儀吉也

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貞凶无攸利

卦以少女歸長男曰歸妹所歸在妹則女德不正甚矣以是而往喪德而失身未有不反駕其夫瀆亂以致於傷敗者故曰征凶无攸利

此通以歸妹言為是

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乘剛柔也

孔子讀歸妹而發嘆曰人曷以歸妹為非義哉歸

妹而男女交構是天地絪縕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陰與陽隔則生生之機絕而萬物不興矣女之歸男生生相續之道也有男女則有生息而終始不窮是人之終始所關甚不小也而卦所云歸妹者蓋謂女說以動發乎情不止乎禮義所歸在妹所爲歸妹耳曰征凶者謂其位不當未有能成其家耳曰无攸利者謂以柔乘剛未有能善其終耳使其如咸之止說如漸之止巽則天地之大義可終廢乎哉

歸妹本極不好夫子却看出大道理來首言天地

之大義爲人之終始然後釋卦本義而及其辭此又是彖之一格

家人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此天地之大義是訢合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句緊接天地之大義而起人之終始句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非是則无物人非是則无人所以爲天地之大義

不曰人道之終始曰人之終始者夫婦原以人合以人合復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終後者始與天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

說以動者說以動人之挑已也分明以身就人事
故曰所歸妹也妙在一所字

所歸妹主一女子言則位不當柔乘剛皆當就女
子言庶於卦義卦辭爲有着落若通諸爻言則男
女皆不得其正而罪不獨在一女子矣曷云歸妹
哉且通諸義歸重到一事通諸爻專說在一人凡
看他卦皆然又不獨歸妹一卦而已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救

澤上有雷澤之氣感於雷而雷動焉此歸妹之象
也君子通斯義而以永終知其救焉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其交合當常永有終如咸之男下女
漸之止而巽方可以永終若此之說以動卽知其
有救壞之理而戒慎之蓋不正之合未有不壞敗
於終者與其終之救而相離不若慎其始而使終
之无救也君子之善體歸妹也蓋如此
澤上有雷還是澤氣感雷而雷動故爲歸妹耳本
義雷動澤隨之說與隨卦无異不敢從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初九有其德而无其應
不能克配夫子不過承助其主贊克相之功而已

然在其分則爲善也故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吉
六爻皆就女歸說爲是若以女歸爲象跛能履眇
能視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
此卦斷不宜作象說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賢正是女子之常初雖歸妹以娣然其賢
正之常則非娣德也曰跛能履不能及遠矣而曰
吉者相承內主以成功是亦其分之善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有賢德者上有正應而非其

人曷以大成內助之功若眇之僅能視者耳利在
幽靜自守終其身焉而已故曰利幽人之貞此通
是歸妹之象

幽人之貞四字聯讀幽獨之人棲遲蘊泌之間无
一外羨得入於胸中是爲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持
之終身是爲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女子耳曷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爲常女子
以從一爲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閑
貞靜原是女德故以幽人爲喻

初之恒二之常其德一也跛能履眇能視其命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女以貞靜為德柔不中正為說之主是蚤莫以須人之求者人誰取之反歸以為娣媵則可耳

女子已嫁被出歸所自出曰反歸茲以須之賤者為人所棄是亦應反歸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女必待人之取也三歸妹以須人之求正由其說以動所處之未當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是女子有賢德居貴地未獲所配而愆其期者豈終于无所歸哉遲其歸以擇配歸應有其時也

遲待也待歸有時謂不輕歸耳說者謂孟光之配梁鴻足以當之

須者急須其人之取也遲者遲待其配之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下一志字甚妙賢女人所願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耳

重言易經卷之七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凡女子之尚飾者皆其德之不足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悅人則女德之盛无以加焉是克相夫子以成內助之功者故其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為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為

中其位在中降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其尚安事飾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是女歸之无終者也故以女言則不足以奉祭祀以供婦職而承筐之无實也以士言則不得婦以其承宗廟之祀而刲羊之无血也是歸之不終而无所利者也

時說謂女以筐篚歸其夫士為酒食以召僚友取承筐刲羊之義程傳謂承筐刲羊所以共宗廟之祭祀今按禮女歸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則程傳之

重言易經卦問卷之七
說爲長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歸以承先祖奉祭祀爲成婦上六陰柔不足以
供婦職所承一虛筐而已矣如筐篚之實何
六爻本有陰陽之分爻辭通主歸妹言者以歸妹
之无夫道也

三三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勢業之極大曰豐卦有明動致豐之義故名豐焉
豐則天下之勢在我而行无阻礙亨必得矣且以

極盛之時處極盛之勢舉古今所未有者王者皆
能至之可喜也而盛極當衰則又有可憂者然而
徒憂无益也唯兢兢乎以日中爲戒勿自恃其滿
盈則豐亨之業爲可常保耳故曰勿憂宜日中
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輕看去程傳則云
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皆
至之便覺有尚大意頓跌得憂字出可從

宜日中句時謂宜如日之方中可以照臨天下是
則然矣獨不曰日中則昃乎日中則昃與此日中
固无以異也方說宜日中可照天下隨承說日中

則曷聖人之言若是之變遷耶非也日中則昃理
有固然文王之意蓋欲王者兢兢業業慮盛持盈
常以日中爲戒耳常以日中爲戒此心之光明自
然洞燭乎幽隱可以照臨天下彖傳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是此意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事業極大而不可加之謂也卦德
明以察天下之隱而動以決天下之機功業文章

超軼於古今而莫與京故豐之由名也王者而履
斯際也極天下所不可得者非其身所能至乎既
至於斯則其所願尚不期大而自大盛之極也衰
之機也憂之所不免也聖人顧教之以勿憂宜日
中何謂也蓋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咸待照於王
者之一心也王者之心宜常照天下則宜常以日
中爲戒令此心之常光明耳日一中則昃而不復
中矣月一盈則食而不復盈矣天地之盈虛尚與
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此常戒日中則常可以照
天下而不必爲无益之憂也文王日中之戒亦至

深切矣哉

豐大也在事功上看明以動所以致此事功之豐者事功既豐則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盛百物之殷阜王者皆能以其身至之願尚不期大而自大矣尚大便豐其部豐其沛不足以照天下故聖人惓惓以日中爲戒決勿令其尚大而自蔽也觀二三四豐其部日中見斗豐其沛日中見沫等辭其義自晰或曰日惟中可照天下子曷以戒日中照天下曰王者之心如日也日一中則昃焉盈也王者宜照天下此心可一盈乎兢兢自持唯

恐其盈則其神常清而其照常不蔽耳故孔子以宜照天下申宜日中之辭而隨以日中則昃等語發明其所以宜戒日中之意蓋愚誠有所見而非敢爲拘也敢正之高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之震電之明一時皆至則勢甚威赫有豐之義君子觀斯象而以折獄致刑體之折獄者照天下之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威天下之奸惡唯斷乃成固法二體之明動爲之然其大義則以世道之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一而致之者蓋維

豐之盛於不衰也

過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宄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皆陽一為明之初一為動之初其德正相配者有遇其配主之義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敵則莫肯相從唯豐初四皆剛自喜其配故雖均敵而可无相勝之咎且以此明動尚往彼此協心保大定功其必有可嘉尚者矣遇相敵而相成蓋如此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勢均則不相下常理也爻曷云雖旬无咎蓋凡才德之相敵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一懷過人之念則其災不免耳初與四遇能相協而无過之之念則亦何患其相敵哉故曰雖旬而无咎也過字正剔發一雖字非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以明德應六五君心尚大而障蔽若豐其蔀日中見斗者然其何以照天下是二亦與有責也若但以其明而往反見疑猜而忌疾不可用也唯積

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
故曰有孚發若吉

語云窮簷蔀屋蔀云者周匝障蔽以自掩之謂也
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不足以照天下
故緊接日中見斗句徃得疑疾以下是教所以善
開其君之術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已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
也君心无不可開患忠誠之未至耳積久以感通
將必有幡然而悔悟者此發若之義所由取也

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
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處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今解此爻者曰九三以明臣而遇暗主不能展其
用於天下若二之應五四之比五者然非也天无
二日民无二王豐有二主乎哉王者當豐之時志
願尚大而多自蔽故二與五應四與五比皆著豐
其蔀日中見斗之辭在二則宜有孚以感動在四
則宜藉初以開明是則臣子之所以善開其君者
若三與上則非此例矣三之明上之動正相須爲

用以輔其豐者三具明德矣可以資動之用矣上居豐極動終乃亦尚大而自蔽之甚若豐其沛日中見沫者然則三雖有明不得動以爲用如折其右肱而不可爲用者矣然豈三之罪哉故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但罪上之自蔽而三之无咎付之不言則可知其義矣時不詳部沛斗沫右肱等字猥與二四一例看恐未爲是敢妄訂以質高明

按天文書有章部有河漢意此部字沛字是必有取於天文者故豐部豐沛下承日中見斗見沫耳

載按斗屬陰而主運乎象沫則小星分明豐部見斗是尚大之君所自蔽故周公於五特開其來章豐沛見沫是尚大之相所自蔽故周公於上深病其豐屋此不可不辨者

五上分君相尚大看部必近於蔽垣故豐部見斗沛必近于台垣故豐沛見沫周公立言垂訓決不苟下一字尚俟細查天文書併祈大方示教

臣遇尚大之主須至誠以感動盡力以維持故二曰有孚發若吉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四曰遇其夷主吉資初之明以開君之明所謂盡力以維持

之也此皆以臣事君之辭也若三則曰折其右肱
而已肱臣象也分明是遇尚大之相而失所仗也
蓋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爲用如左右手三雖明極
而遇上之蔽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何
者明與動相須而明之藉動爲尤切故取象於右
肱耳卽此玩來聖人一字字不虛下本義於二曰
上應六五昏暗之主於四曰當豐而遇暗主於三
但曰處明極而應上六其義亦自分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

藉動以爲用非動則明无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當豐時而遇暗主尚大而自蔽障如豐其蔀日
中見斗者然則已雖能動无可其力者也唯是
初九明德在下已之夷主也下求與遇相與協贊
於廟堂之上將必有藉其明以開君心之蔽而保
其盛治者故曰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曷云豐其蔀謂五之位不當多自障蔽也曷云日
中見斗謂五之幽暗不明不足以照天下也此雖
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者遇其夷主則明動協力
以贊襄君心庶幾其開悟吉與行適相會耳
抑嘗合卦爻辭之日中論之日中者方日之中也
日中則可照天下曷以云日中之見斗日中之見
沫也嗟乎此聖人之辭之所爲合也日中見斗見
沫之上不有豐其蔀豐其沛之辭乎豐其蔀豐其
沛云者尚大之謂也王者一尚大則豐蔀而見斗
相臣一尚大則豐沛而見沫日中則昃其理固有

然者此愚謂勿憂宜日中謂宜以日中爲戒不可
一有尚大之心見斗見沫而至於昃也學者通卦
爻辭之合一則知聖人憂盛危明之深意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王者宜照天下尚大而自用可乎必思已德之陰
柔全賴章明之翊贊開誠布公來致天下之明則
賢才畢集德業日光錫福永名固其所必致耳曰
來章有慶譽吉則知反是之必取凶矣

初二三四皆天下章明之才可以啓沃君心輔翊
治理者故周公特以來章爲訓

君心无二用尚大則心日益蔽不足以照天下
章則心日益明乃可以照天下
有慶譽者慶譽其所必有也有慶譽卽是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爻辭有慶譽吉似各爲義夫子因明釋之曰六五
之吉有慶也蓋君以天下爲心錫天下之慶則君
之慶也卽君之吉也君无吉以有慶爲吉蓋吉與
慶實一義而譽不必言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無人三歲不覲凶
豐所最忌者尚大也上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盛

大驕奢不期而致是其所自恃者其所自蔽也其
所自蔽者終於失人而无所見者也不猶豐其屋
蔀其家闐其戶無人三歲不覲者乎是凶之
道也

其屋其家其戶其无人不覲取義極妙據上六之
所爲自以爲豐莫與比動莫與比獨擅天下之明
而不知其所作爲是極天下之昏蔽事故曰豐其
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其心自以爲照
天下不知反闐其戶且闐其无人而終三歲亦莫
之覲也天下極聰明的人做天下極昏愚的事本

義明極而反暗句極中上六之病

豐屋闕戶皆就上所自爲說

此爻如李林甫當明皇盛時導之逸欲有邦導之開邊啓釁終至喪國亡家身且不保是豐其沛而日中見沫者是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者

大抵君與相愈收斂則愈光明愈發揚則愈藏蔽象曰豐其戶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曷云豐其屋其恃豐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則驕盈之極也曷云闕其戶聞其无人驕盈而自恃自

以爲可常照天下不知其自藏而人莫之與也自藏便无人故以爲聞其无人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通卦六爻大主意

三三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卦有去所止而不處之義其名曰旅旅非常居人情所不樂處者僅可以小亨然旅有旅之貞也羈旅於外而不失其貞則雖僑寓於外猶夫故國之安適也而亦何不得哉故曰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則不得其居矣曷以小亨旅貴得人而尤以得剛明之人爲慶卦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恭而有禮剛者樂與之羣也卦德止而麗乎明心无過求明者樂與之友也是處旅之貞而亨吉之道也是以小亨而得吉也當其時苟非柔中而善止則不足以得人心非剛明之樂與則不足以安已之身如此旅何哉此旅之時義之大也欲得亨且吉者尚於此義觀其深乎

旅在外故曰柔得中乎外中无定在在旅則不亢不屈之爲中得中則順乎剛矣又在旅之時以止爲貴止則心无過求可以投明者之心故曰止而麗乎明旅時之義在柔中順剛止麗乎明得此義則亨且吉不得此義未有可以得亨吉者故曰時義之大本義云旅之時爲難處蓋曰不得此義則不可爲處耳要體認得好

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已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已而已故曰旅貞吉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云慎用刑如山不留如火君子體旅之象將體此山與火而已乎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聖人論一事必極一事之至當處姑舉前二卦後二卦言之聖人論歸妹則曰未終知敝必得其所歸之人論豐則曰折獄致刑盡所以保豐之道論巽則曰申命行事求所以入乎民者論兌則曰朋友講習求所以悅諸心者豈於此旅則象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斷不然矣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則

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爲甚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獄事也獄必用刑用一不當而留之則民麗於郵罰累月終歲有不得反其故居者可痛也聖人思極人情至於此故令爲理君子洞明敬慎以用其刑速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无聊於外者皆得以歸寧其室家也東山勞役之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說詩者謂聖人推極人情之至於此况乎象旅論旅一不及旅而但象夫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愚故曰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七
獄非牢獄之獄訟獄之獄也獄不決則不得歸決
而不留人得反其故廬矣今聽訟釋放者曰寧家
是一証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初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
位鄙猥瑣細无所不至則不足取重於人而侮辱
之致災咎之來其所自取矣故曰旅瑣瑣斯其所
取災

斯其所取四字極妙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人所自重志行之立初六志存汚下當處旅時
而意益窮迫能免其災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當旅時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
正則處不失當故旅即次而得所安焉懷資而裕
所需焉得童僕貞而獲所賴焉蓋旅之善无不備
焉者也

童僕貞三字聯讀童僕皆貞信而不他曰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懷資皆可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之所感

也得童僕之貞信則凡百有賴而終无悔尤矣故
夫子特申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過剛不中居下之
上卽平居不能得於人况於旅乎故以卽次言則
焚而不得所安也以童僕貞言則喪而不得所賴
也其厲也如何當知所自反矣

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貞句厲字總承上說

此喪童僕貞正照上得童僕貞看然曷加一其字
童僕之貞信必有所以致之者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之所藉者次也童僕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况
于喪其童僕乎蓋以旅之時而與下若此其義自
當喪也然則三固无所歸咎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當旅之時用柔能下于處則亦獲所寓矣得
其資斧則亦獲所備之用矣顧上无剛陽之與猶
未得以行其道伸其志我心尚有所未快也

一曰旅卽次卽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
資用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

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
心不快

資斧者所資之斧用以備不虞者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以得位爲善旅于處未得位也雖得資斧其心
固有所不快矣

載質出疆之君子意欲何爲哉得位以行其道也
旅于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焉其心能快然
乎哉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
所以去也茲可識九四之所爲旅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程傳謂人君无旅本義謂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

六五柔順文明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

象云云審爾則射雉者旅人也旅泊之臣射文明

之君亡矢而獲譽命焉雖所喪不多不亦枉尺而

直尋乎是非所爲訓也聞古有弓旌招賢不惜其

費者矣未聞賢士不惜小費射明君以求庸者也

且君亦曷嘗无旅哉漢室陵夷中山特起依棲於

陶呂之間僑客於袁劉之地非所謂旅之君乎枉

身三顧於南陽起躬耕之人龍以圖匡復之大業

卒也人望攸歸天心攸屬光復中興克繼炎劉之
正統則所謂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之一証也且
所謂射雉一矢亡者射一雉亡一矢而已乎聖人
之意若曰當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唯君擇臣
臣亦擇君爲五計但聞文明之士聘禮以招來是
不過一矢之亡云爾而光輔大業復安正位則所
獲爲多是教之延攬之說而非僅僅以一雉一矢
爲招也學者能以意逆志可見聖人之心於千載
之上矣若拘人君无旅之說而又泥於射雉一矢
之辭是所謂以文害辭而以辭害志者也非善學

易者也

譽命二字聯讀譽是人心之頌美命是人心之推
戴頌美處是推戴推戴處卽是天命也終以譽
命者終以此招賢禮士而得人心之歸與云爾要
細會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上逮二字正發明譽命之合一處譽人譽也命
天命也五易云終以譽命哉人與天心本无二也
人心之歸美上逮於帝心則譽之所歸卽命之所
屬耳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亢以加人能保其安適乎始則以此為快意終則以此而自貽其戚矣蓋不知旅道之貴順而忽易以亡之以至于凶也故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彖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順是處旅之正道上居離之極輕率躁妄不知艱難以守其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大抵處已處人之道皆以艱而得以易而失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此乎

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